

丁巳仲夏月

新序

左孝同署



丁巳年
秋
月
日



丁巳年
秋
月
日

潮陽鄭
氏用鐵
華館宋
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爲輦郎歷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爲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

謀二卷卽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閒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己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

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則殊不然尙本學魯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新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
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
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
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
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
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
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
尙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

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
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
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
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爲眾說之
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
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
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
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
爲眾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此卷第十古語不備善謀然該至微西所大又於
少前不謂靜賦然誠分之中雖學之妙也蓋向之孔也
國式王之賦以仁之善也本其出然景世春深於之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
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
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
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厯山厯山之耕者讓畔
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
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
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理之歸而泣

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

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

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
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
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
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
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
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
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
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

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

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
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人如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民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
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
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
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
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
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
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
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
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
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子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其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

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

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公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公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

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

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
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
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
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
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
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
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
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
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

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
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
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
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
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
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
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眈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

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

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
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
其猶鞞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
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
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
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
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
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
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

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
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
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
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一

新序卷第二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
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
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
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
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
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
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

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
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
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
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
一有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
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
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
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
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蔽也
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

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眾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

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

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加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樛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樛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樛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

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兵甲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

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

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

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

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庖有肥魚廢有

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

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
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
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
稱鄒忌三知之如應嚮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
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
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厯日曠久乎絲鼈
猶能挈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
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
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
足養者凶年飢歲土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
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幃錦
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
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
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
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

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
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
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
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
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
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
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
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
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
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

德而已。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願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

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
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
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
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
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

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龜鼉保深淵厭
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鈞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
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
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
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
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
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
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

故得漁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
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
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
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
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
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
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
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
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
也在腸胃大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
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
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
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
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

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
僭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
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
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
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耶寡人以不
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
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
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
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
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

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鰕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

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
麇鹿彘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卮以淮水填以巫山庚
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
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
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
與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卮而投
之乎黽塞之外有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
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

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
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
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
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
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
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事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
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
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
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

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奔莫執於是乃拂拭短

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

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
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
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
難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
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
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諂諛彊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
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
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

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
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彫琢選兵
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
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
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

新序卷第三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_臣劉向上

雜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

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者孫卿
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
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
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
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
卵投石若以脂澆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
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
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
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
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

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十九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遂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耳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疆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疆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齊楚聞

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
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
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
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
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
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
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
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旣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

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弃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

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簿故
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
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
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
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
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
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簿於行也非然
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
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
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

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
爲理於魯三緇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
人異惡往而不緇乎猶且緇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
緇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
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
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
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
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
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
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

愚志敬以書謁之

樂毅使人獻書燕王

一有報字

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

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
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
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
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
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
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
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
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
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
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
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
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
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
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
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厯室齊器設

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
 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
 春秋蚤知之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弃羣臣之日
 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史作餘教未衰
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
 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
 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鷓夷沉之江故夫差不
 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

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

一有將而字

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

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
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
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
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
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
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
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
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

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飮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籍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眾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
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
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
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
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
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
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
道路眾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
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而不
見得故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
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

言不惑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
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尙而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
能越攣拘之見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主
上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
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
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
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嘔穴巖藪

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

出之卒為上客

申徒狄蹈流之河
流字史作雍字

登諸大樽者不以杯盤為器各設一公以保爵位
 同享此酒意以念世而不離故會其公樂也則
 士庶俱醉嗜之精華效華蘇之醇與酒薄之士與半
 諸法變味之良惠飲之之清醇神氣爽之善也今
 能以王天下為公也亦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臣陳勝之請封之百餘人與文王封諸侯而
 新序卷第三

新序卷第四

陽朔九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雜事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勦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

如欲治國彊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
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
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
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
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
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
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
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桓公用管仲則

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
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
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
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
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
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
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
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伯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

上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
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
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
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
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

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

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温之盟後南破彊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疆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不有無乃

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旣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
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
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
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
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
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
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
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

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
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
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對曰言之
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子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
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
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
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
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
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

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徧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則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

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
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
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
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
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
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
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
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

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

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言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

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
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
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
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
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
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
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
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
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

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
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
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
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棖棟
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
矣君味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至端也君
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
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
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冰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

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奔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

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習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賭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穰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

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
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
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
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
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
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鸕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

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
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
僵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
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
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鸛鴒爲黑祥也屬於
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
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
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鸛於城隍者以
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新序

卷四

四

龍谿精舍校刊

新序卷第四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

劉向上

雜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
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
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
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著乎天地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

暗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
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
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
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
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
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
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
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

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耶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耶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

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怨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

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
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
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
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
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
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
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
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

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
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
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
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
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
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
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
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
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
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
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
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
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
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
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

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

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
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
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
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謦謳而樂之遠者
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
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
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

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

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

淵不悅厯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
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
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
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
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
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
步驟朝禮畢矣厯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
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
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
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

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
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
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
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
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
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
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
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

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
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忝則一作不能賞賢

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尙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

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
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
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
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
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
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
與之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
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

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尙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
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
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此由宋君
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眾也故宋
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
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
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
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
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

壻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亾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

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
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
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
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
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
而躋行眾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
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
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
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赳赳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

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
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
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
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
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
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
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
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
月抽損上服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

新片 卷五 三
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
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
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
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
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
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奔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
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
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
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
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
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
灌灌小子躑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
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
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

也

齊有閻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
宣王曰子年尙稚未可也閻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
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
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
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閻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騮駉驥天下
之俊馬也使人與狸鼪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
狸鼪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
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

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鏗使之與管彙決目出
眯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叩何
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叩對曰
夫雞豚謹嗽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
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
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
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
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奉玉
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

斷其右足武王薨其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其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眾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其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夭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

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夫王者之德，其于國也，猶木之有根，而乃能茂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高，位高而祿厚，鮮克久矣。昔者，先王之於民也，必先慎乎德。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高，位高而祿厚，鮮克久矣。

新序卷第五 其職部於山也千歲一合谷蘇賦然為福